



中国龙舟“划向”阿根廷阿韦亚内达

当地时间4月21日,一场龙舟友谊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阿韦亚内达市龙舟基地举办。

由阿根廷龙舟协会各分会组成的27支龙舟队伍,共计330余名选手参加了不同组别的角逐,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

伴随着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鼓点,队员们奋力划桨,动作整齐划一。一艘艘龙舟如蛟龙一般,在宽阔的河道中疾驰。岸边的观众呐喊声不断,现场氛围热烈欢腾。

阿韦亚内达市内政市长、安全部长阿莱霍·乔诺布罗夫在观赛时说,龙舟友谊赛的成功举办展现了阿韦亚内达市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这项活动不仅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更增进了大家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据了解,阿韦亚内达市一直积极支持和推动龙舟运动的开展,希望通过参与龙舟运动促进该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2022年10月,阿根廷龙舟协会与当地市政府联合设立了阿韦亚内达市龙舟基地,龙舟协会为该基地提

供两支龙舟,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极大便利。

阿根廷龙舟协会会长刘金钢介绍,这场比赛是阿根廷龙舟协会首次进行一公里龙舟竞技赛,长距离的比赛对参赛队员的体力、耐力、技术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参赛队员克服低温、大风等不利因素,发挥了顽强拼搏、密切配合的龙舟精神。

经过激烈角逐,五个组别的冠军季军诞生。此次龙舟比赛也得到了旅阿侨团侨领、旅阿侨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龙舟文化在阿根廷“火出圈”

赛后,刘金钢讲述了龙舟运动在阿根廷的发展。

“阿根廷龙舟协会成立于2019年2月,致力于在当地推广龙舟运动和龙舟文化,最初我们只有300余名华人会员,后来参与龙舟运动的当地人渐渐多起来。如今我们在阿根廷各地有50余支龙舟队,会员人数超过3000人,其中超过90%都是当地人。”刘金钢说。

2019年2月3日,首届阿根

廷龙舟大赛在布市马德罗港区举办,此后经过“龙舟人”们的努力,龙舟运动已被推广至阿根廷全国各地,被越来越多的阿根廷民众接受和喜爱。

刘金钢介绍,目前龙舟协会已经在布省贝伦埃斯科巴市、拉瓦勒将军市、内格罗河省巴里洛切市等12个城市建立了龙舟基地。“前期我们逐一走访这些城市,各地政府对龙舟运动都非常支持,不仅提供训练场地,还配合举办各项赛事,助力龙舟文化的推广传播。”

龙舟在阿根廷的名声是“赛”出来的

“龙舟在阿根廷的名声,可以说是‘赛’出来的。”刘金钢说,他们每年都在阿根廷举办6到8场龙舟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举办的新年龙舟大赛。

“2020年10月我们正式加入国际龙舟联合会,后来陆续参加了大大小小30多场国际赛事,取得了很多好成绩。未来我们还准备在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建立龙



阿根廷龙舟协会举办的龙舟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舟基地,成立南美洲龙舟联盟。”他说。

刘金钢表示:“每次比赛的时候看到大家脸上的笑容,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意味着当地人真正喜欢上了龙舟文化。”他说。

“如今龙舟已经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多会员习惯早上来训练之后再上班。”刘金钢说,龙舟协会有十几支由乳腺癌患者组成的龙舟队,她们希望通过龙舟运动加快术后康复。“我们还与阿根廷大学联盟达成了合作,

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加入赛龙舟的行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在刘金钢看来,正是有许多像阿根廷龙舟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的积极推广,才让龙舟“出海”成为新时尚。“龙舟运动讲求合作、追求速度,有着世界共通的体育精神,又具有独特的中华文化内涵,未来我们还要致力于让当地人对龙舟运动感兴趣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吴侃来源:阿根廷《南美视线》、中国新闻网等)

海外生活 白族女孩在伦敦用扎染传播中国文化

英国伦敦一家扎染坊内,肤色各异的人捏起针线,和一名身着白族服饰的女生学习扎“疙瘩布”。

“疙瘩布”是白族人对扎染的另一种叫法。手艺人用针线和绳子对布料进行扎、缝、捆后染色。扎缝时宽、窄、松、紧、疏、密的差异造成染色的深浅不一。待染色完成后解除线绳,布料上的花样才得以显现。

“他们很享受缝扎的过程。之前有个被女朋友拉来体验的外科医生下课了还一直缝。他说这是除了手术缝合外第二难的事。后来他报了课,说要攻克这个难题。”

扎染坊的店主段怡然是一名大理白族姑娘。2019年从伦敦大学皇家中央演讲和戏剧学院毕业。

上学时,班里加上她一共3名中国人。没有语言优势,学的又是西方的戏服设计,段怡然决定用扎染布制作维多利亚式西服,

好让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

“很多人以为我从小就做扎染,但第一块完整的扎染布是我在伦敦完成的。”

段怡然说,当时离家上学一年了。在伦敦做扎染布时,她常想起妈妈和奶奶做扎染的场景。

儿时觉得做扎染很枯燥,家长也希望她能走出村子去更大的世界看看,所以她并未系统学习过。后来她走到英国,离家的苦闷却在扎疙瘩布时渐渐消散了。

出乎她所料,老师对她的扎染西服很感兴趣,还让她教同学们扎染的技法,讲讲儿时的成长环境。那一刻,这门自小耳濡目染却不以为意的手艺让她和故土有了新的连接。

2016年暑假,她回到老家重新学习扎染,走访云南的扎染厂。返回伦敦后,她又学习了其他国家的扎染,理解了白族扎染的独

特之处。历史悠久的马帮文化、白族人对自然的崇敬都反映在了扎染的图腾上。想要教外国人扎染的想法在心中躁动。

毕业后,段怡然开始创业了。但白族扎染对于外国人来说既遥远又陌生。如何让外国人理解一门来自万里之外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呢?

回想起刚入学时,段怡然苦恼于找不到与西方服饰工艺的“连接点”。

“在做一件束腰或一条裙子时,我不明白为何要这样设计。”她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裙子举例,她不理解裙子上的图腾和繁缛花纹的含义,只是照课本上的做。而在了解到当时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史、裙子图腾蕴含的东方意象后,她觉得自己和这些图腾的“距离”近了一些。

同样是接触其他民族的手工艺,外国人也需要这样的“连接点”。

为此,段怡然学习了不同国家的扎染,在课上向学生们讲述其中的联系。

比如,英国也种植兰草,但品种与种植方式都与中国的不同;白族的染缸内容物由米酒等制成,英国则用白糖与其他材料配比制成。

“我把染缸的制作比喻成炒一盘菜,不同国家用的原料不同,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创业至今,奶奶常问她,家里五代人一直在做疙瘩布,她在英国能做出什么花样?

曾经一位伦敦艺术大学的印度裔老师来上课。他的母亲不久前过世,家里存放着母亲生前制



段怡然与学员们在扎染作品前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作的印度传统服饰纱丽。当他在课上一针一线缝制图案时,脑海中不断回想起母亲织纱丽的场景,对母亲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他也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女性长辈是如何做传统服饰的。

这位老师后来将纱丽带到工作室中,和段怡然一起讨论两国服饰工艺的异同,了解白族女性做扎染的故事。

段怡然说,这段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儿时,妈妈、奶奶、家里的阿姨都会做扎染和各种针线活。大家常把做针线活和女性绑在一起,认为女性会做针线活理所当然。但如果细看那些针脚,她们构思缝合的图案,会发现她们是多么有才华的女性,这些时刻值得被记录下来。

段怡然告诉奶奶,她的工作可以让外国人了解白族文化,也为他们提供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她是将开放、多元的大理“搬到”了伦敦,并将各地人文故事“存档”。

回看这5年,段怡然觉得自己的经历和扎染的步骤“重叠”了。“之前我走访过的一家扎染

厂厂长说,扎染这个东西是让你解开自己内心的疙瘩,你得先一针一针把它缝起来、染色,再把你花了六、七个小时缝的东西全部解开,你才能看到它的图案。”

段怡然将这5年的工作比作“建桥”的过程。最初她并不确定能否坚持下来,也曾有人找她合作,想将扎染做成时尚奢侈品牌,这样工作室的收益能好一些。段怡然虽有动摇,但她更喜欢也更倾向做民俗文化的交流。

没想到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博物馆找她合作,也有长期和她学习的学生。她觉得“桥”建好了。

今年3月末,段怡然带着外国学生们来到她的故乡,和白族阿奶一起做扎染、学刺绣。项目结束后,她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接下来的交流项目。

“我回乡的时候把家里亲戚全叫到分享会上来了,介绍我做的事情,告诉他们我靠做扎染养活了自己,赚得也不少。他们为我感到高兴,觉得我做的事很有意义。我期待下一个五年。”段怡然说。

(刘洋来源:中国侨网)



学生们正在扎“疙瘩布” 受访者供图